



事文類聚別集六止

新宮城書藏

1200
170/177
26



167
26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too light to transcribe accurately.

門 4 8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七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謁見

先容 簡傲

羣書要語古者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帛書

故謂之名紙唐李德裕貴盛人務加禮改具衙候起居之狀故

謂之門狀續世說涓人如謁者涓潔主潔除之人也陳勝傳注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詩願望履幘下莊子侍於下風幸聞咳唾

之音莊子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

利
269
26

東京
學校

口將言而囁嚅

韓送李愿序

君出我入若相避然

韓文

野渡斷

橋非寇平仲訪魏野之便中路破居非宰周公會許男之所

誠齋與周益公書

先容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莫

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

萬棄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

鄒陽書

詩句

有客叩我門繫馬門前柳

杜

君來不遇我我去不逢君

唐

詩

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芻

杜

公卿朱門未開鎖我

曹已到肩相隨

杜

玉川先生洛城裏杜門不出動一紀勸參留

守謁大尹言語纔及輒掩耳

韓

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來掉

臂行

邵康節

古今事實

握髮吐哺

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
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
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爾之魯戒無以國驕人

世家

矚亡往拜

陽貨矚孔子之亡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而往拜之

來謁無益

穰侯謂王稽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

難見如鬼

蘇秦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如鬼戰國王難
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

戰國策

乃肯臨臣

漢韓信為淮陰侯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伍

幸肯臨况

田蚡傳將軍乃幸肯臨况魏其詳見飲酒門

掃門求見

漢書魏勃欲求見齊相曹叅家貧無以自通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恠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以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叅因以為舍人

百騎造門

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故東方先生居蓬戶

空穴之中魏公子以百騎造之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乘

髮齊年哉東方朔與公孫洪書

內謁徑入

前翟方進內謁徑入注猶今之通名也

廼幸左顧

淮南憲王傳子高廼幸左顧注猶言枉顧

間闊

前諸葛豐傳間何闊蓬諸葛

躡履出迎

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聞雋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搗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

使解劍不疑曰劔者武備不可解吏白勝之開門延侍衣冠甚偉勝之躡履出迎

曳裾王門

鄒陽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不避寒暑

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候謁值雨

漢樓護家居長安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罷朝欲候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強諫

反雨立閭巷或曰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

望塵不及

後漢趙咨字文楚東郡人靈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嵩咨之故孝廉也迎路候謁咨不爲留嵩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卽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爲時所重如此

半面之雅

後漢書應奉字世叔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不喜造謁

後漢并丹字大春受業太學京師語曰五經紛綸并大春未嘗
修刺候謁人張敷問之曰臣性不耐造請

不造二人

後漢許劭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
喪妻還葬劭獨不往或問之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
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且留東閣

漢朱雲成帝時不復仕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
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
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
相吏耶宣不敢復言

造門不見

後漢高彪嘗從馬融欲問大義融疾不見乃覆刺遺融書曰聞
高風為日久矣故不待介者造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叙腹心
之願不圖辭之以疾昔者周公兄父文武九命作伯以居華夏
猶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歸德歷載邈矣今君不能相
見宜哉融省書大慙遣人辭謝追請徑去不還

不行報謝

張禹傳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

詣荀朗陵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廼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
長文尚小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

食世說

未嘗候謁

井丹字大春博學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未嘗書刺候謁人梁松請友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昔負一刺

孟宗為豫章太守謂倉掾曰君昔負太守一刺寧識之否掾曰不識宗曰吾昔家貧親老為官資運以刺詣君感見發遣何乃久屈耶吳錄

先謁其父

劉麟之尚書質素好道車騎將軍桓冲聞名辟為長史固辭冲嘗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先臨

宜先詣家君冲愧詣其父

詣謁悖慢

後漢禰衡字正平孔融愛其才數稱於曹操言衡欲詣操操大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厚衡着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棨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曰外有狂生言語悖逆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如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衡臨發眾人為之祖道乃更相戒曰衡悖逆無禮今因其後至咸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塚卧者為屍屍塚之間能不悲乎

懷刺漫滅

禰衡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
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達乎衡曰
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造門叙舊 見故交門

載刺盈車

郭林宗傳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謁見遲速

郭林宗至汝南造哀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獨
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
不濁 世說

不見黃生

黃憲字叔度同郡陳蕃周舉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
之萌復存乎心

乘輿出迎

李膺有疾不通客唯陳仲弓來乘輿出迎之

名登龍門

荀爽嘗就謁李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迺得御李君矣膺
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獨拜床下

後漢龐德公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
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堂呼德公
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

拜堂下奔走供設德公還直入不知何者是客也

謁見異禮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人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鴈門食鵠美乎有頃曰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驚還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

道逢公謁

後神拂拜苑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遊戲市里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

約來相見

閻璋時任商與秦宓書曰貧賤困苦何可終身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曰僕曝背乎墉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翱翔林澤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臯斯乃僕得志之秋何相苦之戚哉宓傳

不見弟

吳虞翻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竒之

題門作鳳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後來值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作鳳字凡鳥也為忍俄頃

桓温謀不軌郗超為之謀主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郗超即卧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其權重當晚如此超傳

立鞭門幹

栢玄嘗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立便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忱傳

前倨後恭

謝遏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衣跣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後恭

賓不識主

劉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勸園左右問馬君所

徽曰我是徽頭面醜陋問者罵之曰即欲求司馬公何等田奴而稱徽更刷頭飾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之別傳

問遠來意

晉范汪字女平初為桓温安西長史温征蜀還復署為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朝求為東陽太守温甚恨之後為安北將軍温北伐汪以失期免為庶人汪屏居吳郡後至姑孰見温時方起屈滯以願朝廷謂汪請已傾身望曰范公來可作太常耶汪至温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端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兄座故來視之温殊失望而止

記爵里刺

魏夏侯淵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文帝聞而請為賓客百餘

人人奏一刺書具鄉里姓名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

醉不能見

魏常林傳注時苗字德胃為壽春令蔣濟為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恚恨刻木為人書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

倒屣出迎

魏王粲蔡邕見而奇之邕嘗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短小一坐盡驚

候見不盼

宋關康之隱居南平昌顏延之等候見散髮被剪布帕席松葉枕白石一塊而卧了不相盼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入謁非是

齊張融欲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

取刺勿通

北齊李元忠初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酌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召延賢雋今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還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上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宋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因進從橫之策

深見嘉納

終日奔謁

何思澄天監間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
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
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刺一束晚便命駕朝賢無不悉
與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刺
必盡

不詣京尹

唐韋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
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曰子今
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不往

不與俗交

甫里先生陸龜蒙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詣門不得見也不置車
馬不務慶弔內外姻黨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中體
佳無事時則乘小舟設蓬席賞一束書茶竈筆床釣具擢船郎
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去山鹿駭走之不若
自作傳

不見刺史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人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
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善士謁見

王適聞李將軍喜士乃踰門曰天下善士王適願見將軍白事

韓墓誌

唐潘炎為翰林學士時京兆君有故候炎累日不得見乃遺門者三百縑炎妻劉知之曰豈有京尹願一見遺以三百縑其不可知也乃勸炎避位

請見不語

高士廉備禮請見朱桃椎與之語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

迎謁快快

唐令狐峘為吉州刺史時齊映觀察江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至迎謁頗快快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前君雖不以此黜死我成快至迎入謁從容步進不折首屬戎器映以為恨擿峘事貶衢州司馬

溺於客次

五代唐趙鳳與于嶠俱在翰林相善鳳後為相嶠以本名出鳳上而不用數非斥時政尤訛鳳鳳銜之因事左遷嶠秘書少監嶠因醉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遜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吏白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聞明宗有嶠官長流

見客問事

李財為相每見客必聞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關失

李宗諤

謁見遭沮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辨急初入謁潞公

方坐廳事閱謁刺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其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所上奏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比門細事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以出未幾輔之罷

聞見錄

兩及吾門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自稱師德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警薄俗也

臣遺事

鄙其請謁

王沂公當軸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魯簡肅公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為解魯屢諷張見沂公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知制誥魯曰無以易張矣沂公

曰張公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通水燕談

野服見客

見致仕門

禮有隆殺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以爲恨耶其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旣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之復謂煥曰微君始有失於潞公也

布衣抗禮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踈踏起退及富鄭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

紀聞

遊謁有遇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毋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色非乞客也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後十年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東軒

相見不言

東坡在黃州邀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坡曰豈非以
身世為傳舍耶

飲酣不見

蔡文忠公齊大中祥符登進士第為狀元山東人賈同亦名士
也與公同州部累往謁公值公飲酣不得見賈乃留詩一絕云
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隨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
患悔何追公因此戒飲

坐春風

侯師聖云朱公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
一箇月

立寒雪

游揚初見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同在此
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近思錄

一團和氣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
見客端

劉忠定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
手足亦不移也

坐不交談

劉元城與人相見終坐不肯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
問之曰人坐久必傾久而不傾必貴人也 朱語錄

拜跪有禮

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徧問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其所出對曰大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以溥藏書萬卷貽孫徧覽之

類苑

門題午字

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此亦昔人題鳳之意

遯齋閑

因徐辟見

以下係先容

黑之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因景監見

衛鞅因景監求見孝公

周顯王紀

請為紹介

平原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為紹介

注相佑助也

史記

因介而見

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符融一見歎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

無先容

唐張行成曰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無先容也

本傳

沐髮不見

以下係簡傲

王導子恬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被髮而出據胡床

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還

自恃其貴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權重天下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坐大有賓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惟懼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覩謂眾曰此兒豪氣尚爾况其父乎澄聞之大怒杖順數十

古今又集

雜著

門不停賓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為所貴也失教之家閹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為耻黃門侍郎裴之禮好待賓客或有此輩對賓杖之僮僕引接折旋俯仰莫不肅敬與主無別

顏氏家訓

上節度使書

房魯文粹

今之君侯垂金印結紫綬處內則堂奧數仞侍婢娟然衣羅紈鳴珥環出聲態者累百居外則戟列重扉介夫毅然執弩矢擁鈇鉞俟指令者數千君侯目視飛鴻氣如蟻蚋而貢士布衣有塵饑童無色蹇驢竭麾而來干謁誠志業不怍氣容自若且以干望為心亦不能無愧其望非望飲醲齧肥被鮮曳華指捷乘駿也所以望者蓋砥行立名之流非附青雲之士焉得施於世

其愧非愧布衣糲食饑童寒驢也所以愧者彼何人也予何也

溫公客位榜

司馬溫公作相日親書榜揭于客位曰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于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其再拜咨白

容齋隨筆

朱文公客位榜

見致仕門

冠帶出謁

符舜功曰去歲初得官欲冠帶參先生以顯道言而止今思之亦是失禮文公曰畢竟是君命良久笑曰顯道亦出世間法索幼聞劉諫議初仕時嘗冠帶乘涼轎還人事後又聞李先生云楊龜山初得官時亦冠帶乘轎還人事往往前輩皆如此今人都不理會其間有如此者遂哂之要之冠帶爲禮

朱語錄

與湖北陳提舉

楊廷秀

僕與執事出處不齊如相避然寸心歐然至今遺恨今乃欲以尺紙之敬抒中情之勤以納交於英蕩之末光前無契好後無介紹或者以爲駮一則野人一則顯仕或者以爲僭焉仰聞孔文舉與李元禮初無一日雅而文舉遠引仲尼伯陽之交以爲世契元禮然之吾家德祖與公家孔璋同爲子建之賓客非世

契乎豈曰驟之云乎張文潛與公家後山初不相識而以一書
空交所謂朝陽之光在袖久矣者其書云耳則僕之尺書豈曰
僭之云乎太史公曰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古詩

贈張徐州謾

范彥能

田家採樵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僕從皆珠玑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牧
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_此道今已微物情棄_疵賤何獨顧衡闈恨不
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鴈為
我西北飛

嘲熱客

程曉

平生三伏時道里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只今襍
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頓感柰此何搖扇臂中疼流汗正
滂沱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

歐陽永叔王原叔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舍人同

過弊廬值出不及見

十二月七日

司馬君實

枯竹為門扉不可容車騎况如鄭廣文無_氈藉_賓位窮冬月破
七貴客聯玉轡傳騶_蕭里閣下塌呼童稚問我何所往共留墻
上字兒愚不知誰金章言_照地既居鄉大夫恨莫親_帚簞星躔
回已高麟距寧復致戢戢鄰巷居相見竊自_唱豈料瘦老翁能
令賢達至昔時蓬蒿徑安有此盛事

袖刺

劉彥冲

華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七 高軒過
袖刺謁諸鄰徘徊寄心賞潭潭廣厦深咳唾生餘響茲邦懷地
寶比屋誇雄敞何如蓬廬士貧賤安所養

高軒過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
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元情耿
耿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龐眉書客感秋
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據言云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
皇甫覽賀所作奇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
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
無人仍名高軒過二公大驚

尋山家

羊士諤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
菜飛黃蝶

尋隱者不遇

魏野

尋真誤入蓬萊島香風不動松花老採芝何處未歸來白雲滿
地無人掃

謁客

張文潛

入門投謁吏翩翩我非欲見禮則然異哉賓主無兩語客起疾
走如避然我已不恭愧昔賢忍使塗炭朝衣冠人生暫聚鴻集
川春風吹飛何後先

律詩

鄭果州相過

王維

斜日照殘春初晴草木新牀前磨鏡客樹下灌園人五馬驚窮巷雙童逐老身中厨辨餽飯皇恐阮郎貧

喜孫狀元訪

魏野

道同忘貴賤陋巷每來看相見唯呼字留題不着官狂吟無所忌靜話有餘懽却恨歸公署茅堂會宿難

謁華州李相不遇

唐平魯

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匹如閑看華山來

謁李廓不遇

韋應物

九日驅馳一日閑尋君不見又空還恠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

流雪滿山

謝寇相公相訪

魏野

晝睡方濃向竹齋柴門日午尚慵開驚回一覺遊仙夢村巷傳呼宰相來中書兩入寇尚書出鎮雄藩半載餘棠樹陰中無訟聽閑騎白馬到茅廬

闈吏

司馬君實

弊車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辭相國舍人雖驟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埃辱固宜惆悵東岡舊坡在素心空負白雲期

詩話

東閣不見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德壽堂詩

李商隱為彭陽公令狐楚從事彭陽之子綯繼有韋平之拜惡
 商隱從鄭啞之辟以為忘家息踈之重陽日謁令狐綯不見商
 隱留詩於其廳事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
 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栽首荷空教楚客詠
 江籬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再得窺綯見之乃補太學博
 士尋為東川柳仲郢判官罷歸客榮陽卒 唐詩紀事

獻其父詩

李吉甫之父微時以一絕投維揚都護宋甄大夫宋殊無意李
 後生吉甫吉甫節判青州有學子吳武陵詣府投獻並不禮之
 武陵遂書前詩以獻吉甫厚賂之請為寢默詩曰十處投人九
 處違家鄉萬里又空歸嚴霜昨夜催人骨誰念高堂未授衣 監

戒錄。

典謁所阻

劉魯風投謁所知為典謁者阻因賦詩云萬卷書生劉魯風烟
 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楊吉

題屏寓嘲

江南處士朱貞白善嘲詠嘗謁一貴人不禮廳事有格子屏風
 貞白題詩云道格何曾格言糊又不糊渾身都是眼還解識人
 無 談苑

託寢不見

韓魏公知中山李清臣謁見其姪吏報曰太祝方寢清臣因題
 詩于壁云公子乘閑卧絳厨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

不曾說當年吐哺無魏公見之曰吾知此人久矣竟有東牀之

選青鎖高議

懶謁朱門

李觀初為太學官因上言被法不便出通判處州題詩云十謁
朱門九不開利名淵藪日徘徊自知不是公侯骨夜夜江山入
夢來

小嫌不見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
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
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云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
株豈惟主忘客我今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髭鬕雖無性
命憂且復忍斯須後九日不預府宴登真閣詩云憶弟恨如
雲不散歸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

新編古今事類聚別集卷之二十七終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德壽堂

朱門九不開利名淵數日徘徊自知不是人侯府侯侯侯

慶來

小嫌不見

陳市亮堂公初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知

善判官事吏呼為陳公

雲不靖龍喉以以雨蟻開其不封咬此

命憂且野以祺影於六日不許私宴登真與閣詰云謝榮謝咬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八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知人 昧於知己 知己 不見知

羣書要語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為政人固未易

知知人亦未易范睢傳聽之於未聞察之於未形而鑒其神智

識其才能可謂知人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

而稱為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列子知己孔子曰知我者其

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不見知子曰莫我知也夫

言文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德壽堂

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十四知我者希則為貴矣老子

詩句期君蟠桃枝千歲終一嘗山谷**知已**馬因回首雖增價桐

遇知音已丰焦白集

古今事實

知人為難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

舉直錯枉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知賢不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為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

進達之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也

聞絃賞音

賈公使蔣幹說周瑜瑜先覺之謂幹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

音足知雅曲也

知其必貴

何充嘗詣王導導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及導

薨充參錄尚書事王珣與謝玄為栢温椽温嘗謂之曰謝椽年

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椽當作黑頭公並本傳

誤天下蒼生

王衍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

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號為水鑑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龐德公嘗謂德操為水鑑

能知房杜

吏部侍郎高孝基稱知人見房喬曰當為偉器恨不見其聳壑
昂霄見杜如晦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

知其必叛

張九齡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
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似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本傳

知其內險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盧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

家人恠問其故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

為道出處

蘇子容丞相始為南都從事時杜正獻公方致仕居南都見蘇
公大器之為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子異時所至亦如老
夫願勉旃自愛蘇公唯唯謝之 徐度却掃

知入玉堂

熙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梁况之以朝官通判明
州之官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月待遇甚厚既別復遣
介至津亭手簡問勞且以一硯遺之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
堂之用梁公姑謝而留之元祐六年梁公在翰苑一夕宣召甚
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墜地碎倉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受

旨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梁公受命退歸玉堂方扞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携硯則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恍然大驚是夕梁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蘇公一笑而已

心服二人

溫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

劉陳議集

寇丁相軋

寇萊公與丁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為相丁公尚為兩制萊公屢以丁薦公不可寇問其故文靖曰今已為兩禁矣稍進則當國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寇曰如丁之才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傾軋竟如文靖之言

倦遊雜錄

知其秉鈞

王沂公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呂公方為太常博士倅濱州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之類沂公姑應之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皆嗟歎以為非所及

龍川志

知王荆公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奎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曰王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

魏公別錄

呂

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崇政殿司馬溫公密問曰今日欲言何
事獻可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獻可正色曰王安石
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
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可容置諸宰府則天
下受其敝劉諫議集王安石始為政司馬溫公上疏逆陳其利
害曰後當如是及二十余年無一不如公言行狀神宗將召用
介甫訪於大臣爭稱舉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
辨用之必亂天下記聞

不以貌取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
辭而智不充其辨相馬以車相士以居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

以言取人則失之宰子路語

不能擇人

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襄二十九

知我者鮑叔以下係知己

列子曰管夷吾與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
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有親也吾常為鮑叔謀事大窮困
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常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
我為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昔鮑叔有疾
管仲為之不食不內漿寧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子士為知己者用馬為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知安用水
漿雖為之死亦何傷哉韓詩外傳

伸於知己

晏嬰之晉至中牟見弊冠反裘負芻息於道側者嬰問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嬰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嬰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嬰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曰臣聞士者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吾三年為臣僕人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為知己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今也見客之意遂以為上客

哭無知己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與為善矣惟夫子知我左昭十

惜無知己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墜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墁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

莊子

破琴絕絃

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琴以為世無賞音者說苑

伯樂一顧

知往見伯樂而顧之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
先後者足下有意為伯樂乎髡入言齊王大悅蘇子戰國策

行見其異

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
見而竒其異遂與共言

感知不忘

羊曇為謝安所知安薨後撤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

幾至不遇

習鑿齒有才桓宣武器之未三十用為荊州治中謝朓曰不遇
明公荊州老從事耳世說

莫知斯已

又下係不見知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
矣深則厲淺則揭

東之高閣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東之高閣俟
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庾傲疑作傳

獻玉遭刖

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刖其右
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
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史記

遺綃不受

牛僧孺詣襄陽于頔求知頔以海客遇之牛怒而去後召客牛秀才發未日已去立命小將賫書絹五百疋追之僧孺不啟封揖回幽閑鼓次

自惜不遇

吉温常曰若遇知已南山白額虎不難縛也

唐元紀

魏公不見知

又見詩話

韓魏公知揚州王介甫以新進士僉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文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數引古義爭公事其言迂闊魏公多不從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而謂僚屬曰惜王介甫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為韓公輕已由是怨之記聞

古今文集

雜著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願以是非賜決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勵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惧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聞其藝於洛下吾遠來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貝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為盜困幸矣子將安寘哉京師賢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持其所有以往未有不成者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為一不知為一相移白變而復黑倒上而為下吾未如之

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玉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叙其行

答陳商書

韓愈

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也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此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謬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與憑宿論文書

前人

昔楊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楊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楊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強而已乎此誠未必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芭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久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喟然乎

古詩

詠貧士

陶淵明

仲蔚愛窮居遠舍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寔由罕所同介然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從

詩話

魏公不見知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為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年少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如召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為多母曰韓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荆公有挽詩云幕府少年今日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又入瓜步望揚州詩云白頭追想當年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揚善

隱惡

附

羣書要語 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語 或輓之或推之欲無人得乎 襄十四 鄒陽傳 借譽左右 諸公譽之不容口 晁錯傳 相與提衡言相提携也 杜周傳 玉潤金聲蘭薰桂馥 賈王傳 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 韓文 今子之來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惜夫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 韓愈送王含序 隱惡君子隱惡而

揚善中庸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語

詩句 名聲荷朋友韓青冥送吹噓韓薦士詩**隱惡** 順物無瑕疵

山谷

古今事實

曹丘揄揚見書問門

稱述多過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恠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夷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則聲名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伍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厲不亦可乎
無惜齒牙

謝眺好獎人才會稽孔品粗有才筆未為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論本傳

吃吃不離口

韓愈答楊子書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

耻言人過以下係隱惡

漢文帝躬修玄默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刑志

掩匿人過

曹叅見人有過掩匿覆蓋之本傳

不責小文

陳遵入公府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請斥之大司徒馬營重
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盜衣不言

宋褚彥回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
門生慙而去之他

能蔽風露

齊王僧祐父遠時人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雨

書惡必封

韓魏公為相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封之人未嘗見

古今文集

古詩

贈秦少儀

黃魯直

秦少儀好為詩初不甚工既而以所業見山谷山
谷贈以詩當時多以為詩予之過然少儀緣此詩

思大發

汝南許文休靖馬磨自衣食但聞郡功曹滿世名籍籍渠命有
顯晦非人作通塞秦氏多英俊少遊眉最白頗聞鴻鴈行筆皆
萬人敵吾早知有觀而未知有覲少儀袖詩來剖蚌珠的鑠乃
能持一鏃與我箭鋒直自吾得此詩三日卧向壁挽來不能寸
推去忽數尺寸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

律詩

贈項斯

楊敬之

幾度見詩詩畫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雜著 以下係隱惡

不顯臣過

賈誼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惟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其有罪矣猶未斥然正以嗾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跣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辜矣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

戒兄子書 見叔姪門

求芘 依芘同

羣書要語 鷦與女蘿施于松柏 頰并 周之東遷晉鄭馬依 左隱

六皮之不存毛將焉傳 左傳十四 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

繫之以葦若風至若折郊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 荀

子 震風凌雨而後知厦屋之為帡幪也 楊子 攀龍附鳳並乘天

衢 西漢序贊 蚤蚤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

鴻翮則翔四海 四子講德論以 肺腑為相 注 如肺腑之相附着

也田蚡傳 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當此之時休樾下則脫然而喜

矣注 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為樾言多蔭也淮 城狐社鼠

晉紀 社鼯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中山王傳 稷蜂不

攻杜鼠不熏其所託者然也韓信外傳

詩句 兔絲附蓬麻杜 願為雙飛燕啣泥巢君屋古詩 依水類浮

萍寄松如懸蘿潘安仁 但得有錢留客醉誰能騎馬傍人門盧

秉 一榻偶依陳太守羅隱 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

薛麟詩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

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杜

古今事實

屬託邑子

前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屬託邑子兩
人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為李將軍地

田蚡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
為將軍地乎詳見飲酒門

我獨有二天

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乃請太
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
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
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古今文集

雜著

凌霄花賦

梅聖俞

厥草惟天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綠根今附蒂有葉今
 敷苗朱華燦今上覆本榦蔽今不昭嗟今此木幾歲幾年而至
 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艾慕高
 艷而仰翹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蕙蘭自芳芙蓉出污而自麗芝
 蘭不培而自長或紉佩帶或采頊筐或製裳於騷客或登歌於
 樂章故得為馨為薦為嘉為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
 柯而後昌吾謂木危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為朽荻不
 復萌蘖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古詩

兔絲

元稹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君看兔絲蔓依倚荆與榛荆榛易蒙
 密百鳥掠亂鳴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縱橫樵童斫將去柔蔓與
 之并翳蒼生可耻束縛死無名柱樹月中出珊瑚石上生俊鷗
 渡海食應龍昇天行靈物本特達不復相纏縈縈縈竟何者荆
 榛與飛莖

律詩

題木居士

韓愈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葉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
 窮求福人

求哀

求援

羣書要語同恤災危備救凶患左救人於危振人不贍太史公

自序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鄭昌書無公輔一言之薦

無左右為容之助中流失舫一壺千金鷦冠子哀窮悼屈韓文

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

全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欲其死者則將

大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韓文朝無一命之親路無面睥之

舊韓文歐陽詹哀詞

詩句愧無鵠鷺姿短翮空飛還誰當假羽毛雲路相追攀韋應

物遺簪墮履應留念門客如今只下僚羅隱

古今事實

肉袒求哀

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檄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宣十二

涸鮒求水

莊周貧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曰昨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求渡得脫

伍子胥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子胥幾不得脫追者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舡知子胥之急乃渡子胥

佯死求脫

魏齊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箆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箆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周紀

匿布廣柳

見避禍門

藏趙復壁

見避禍門

舉幡救罪

鮑宣下廷尉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遮丞相孔光車不得行宣減死一等

門生求囑

晉王襄字偉元城陽人門生為安丘縣所役求襄屬令襄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且吾不執筆四十年矣乃步檐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已出迎之襄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羞

不知救已

王敦舉兵劉隗勸帝盡誅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周

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流涕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顓傳

託鬼求援

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效甚至帝納其言顓出道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及敦誅顓而導不言後料檢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溫雖以友才學過人以其放誕許而未用同府有得郡者溫爲坐叙別友亦被召至尤遲溫問友答曰中路見鬼椰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掩淚溫後以爲襄城太守

古今文集

雜著

論求援與報仇

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聞得傷此言爲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况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員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得罪其心瞋目至於郭解之代人報讐灌夫之橫怒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罪於君親者亦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

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耳

顏氏家訓

與韋舍人書

韓愈

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恠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爲之閼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擯擯之笑者蓋八九年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有命而且鳴且號者亦命也

上李夷簡相公書

柳宗元

某聞人有行道三塗之難墜千仞之下者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然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俛首深曠大息良久而去耳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未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持長綆千尋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又不迨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不復望於上矣某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道之艱以陷大阨窮躋隕墜發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曠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張目而視曰

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伏惟閣下
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難致其
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
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
舉

古詩

早魚詞上苗相公

姚鵠 英華

似龍鱗已足唯是欠登門日裏腮猶濕泥中目未昏乞鋤防蟻
穴望水馮金盆他日能為雨公田報此恩

律詩

下第後寄池州鄭員外

杜荀鶴

省得蓬蒿修謁初蒙知曾不見生疎候門數處將書薦帝里經
年借宅居未必有詩堪諷誦只憐無援遇吹噓而今足得成持
取莫使江湖却釣魚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二十八終

烟莫野工賦法陰魚

羊斟守吾未必有精其賦請只謝無對豈知聖而今只對汝

古今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富貴

羣書要語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太宰儒苟利於國家不求

富貴儒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里仁

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述而富貴不能淫此之謂大丈夫滕文

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公孫丑志氣

脩驕富貴道義重輕正公文中子平原君謂應侯曰貴不與富

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

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戰國策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

履危機朱叔葛長民云富九五福二曰富洪範富家大吉家人

富潤屋大學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大學富而無驕

易語十四為富不仁為仁不富陽虎云君子周急不繼富語小

人富斯驕驕斯亂禮記富觀其所不為又中子富觀其所與達

觀其所好天寶知止者富老子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

糟糠食貨志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同上今有無秩

祿之俸爵邑之人而比之者命曰素封史記貴貴者歸也謂物

所歸仰汝穎言貴聲如歸往之歸說文用下敬上謂之貴貴萬

章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

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孟子今之得志者

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其來不可圉

其去不可止莊織往重累印珥香貂乘朱輪勝衣則綺襦紈袴

通籍則玉璫青墀動則兩駟如舞坐則五鼎成列姜維張公碑

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與嬰子其何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

常禍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也裴論

詩句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左太冲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

涼白樂天欲留年少待富貴富貴不來年少去白樂天全篇見

老門何處胡椒八百斛誰家金釵十二行山谷萬釘圍腰莫愛

渠富貴安能潤黃爐山谷富比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杜貴君

看裴相門金紫光照地杜劔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杜

香

香

香

香

香

古今事實

身愈恭儉

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荀子

富貴浮雲

孔子曰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位高金多

蘇秦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皆笑之及相六國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送之擬於王者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迎視秦笑嫂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他人乎史記

物禁太盛

李斯嘆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盛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史記

富貴無忘

陳勝常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五十富貴見夫婦門

佞佛求富貴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子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因席之上或關籬墮落糞溷之中墜

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塗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難齋記

衣錦還鄉

項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富貴無常

孟賁鏡曰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閱人多矣

不免富貴

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劉夫人惔之妹戲謂

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女乃捉鼻曰恐不免耳

富貴逼人

周武帝謂楊素曰善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曰臣恐富貴來逼人

臣無心富貴

當取富貴

李靖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

玉臺盤

五代孫晟為李昇相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妓各執一器而待號玉臺盤時人多效之

以侈而敗

盧多遜初叅政事服用漸侈其父憶愀然不樂曰吾家世儒素一旦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多遜不能念父言竟以敗事

華封祝富

以下係富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富堯曰辭封人曰富人之所

欲也堯曰富則多事非所以養德也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莊天地

有駟無德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執鞭求富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富有苟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路

結駟連騎

子貢仕衛發貯幣財曹魯之間結駟連騎聘享諸侯孔子訊曰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家語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賣家累千金史

天富淫人

傅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於其舊惠伯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殘之也其將聚而殲旃左襄二十八

彼富吾義

孟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三致千金

越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十年國富遂報強吳范

蠡歎曰計然之策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再散與貧友昆弟貨殖傳

資擬王公

猗頓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資擬王公富於猗氏孔叢子

不義之富

齊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為不受對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我非惡富恐失富也左

漢世富民

漢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以酒削而鼎食酒先禮反削先召反釧室也濁氏有乃釧削士為酒削之以胸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皆越法矣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價任氏獨貴善富者數世

鄧氏鑄錢

文帝賜鄧通蜀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

富賈求名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羊安得妄載王充論衡

漿酒霍肉

鮑宣上疏曰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妓從賓客漿酒藿肉倉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漢書

金玉之富

郭况遷大鴻臚上數幸其家賜予金品甚盛京師號况家為金

允 東觀漢紀 郭况累資數億庭中起高閣立衡石於其上以秤

塢中金銀

董卓築鄆塢高與長安城埒積谷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

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銀八九萬奇玩

石崇富侈

石崇字季倫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舍宅

輿馬擬王者庖膳必窮水陸之珍後房百數皆曳紈綺珥金翠

而絲竹之藝盡一世之選築榭開沼殫極人巧久之大僕與貴

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糴澳金崇以蠟代薪愷作

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

愷以赤石脂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

疎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崇命左

右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愷怛然自失

王氏殖賄

晉王戎園田水磴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筭計儉嗇不自奉

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頴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其後

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單衣婚

訖而更責取家有好事賣恐人得種常鑽其核以此獲譏

三才圖會卷之二十九 律書堂梓

欲保富侈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元度詢出都就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真長曰卿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王氏富窟

王元寶巨豪常以金銀疊為屋壁上以紅泥泥之又置禮賢堂以沉香為軒檻以砥砢甃地面以錦紋石為柱礎又以銅線穿錢甃於後園花徑中貴泥雨不滑人呼王氏富窟

守錢虜 見錢門

多田翁

盧從愿為刑部尚書占良田數百頃玄宗薄之欲以為用者爨矣卒以是止時號多田翁

以富送獄

陳子昂父世高貲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遂箠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 本傳

和嶠錢癖

蕭宏錢愚 並見錢門

五侯同封 以下係貴詳見家世門

成帝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江陽侯根為曲陽侯逢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謂之五侯

懷組夸里 見榮鄉門

三才類事卷之二十九 德壽堂

稽古之力 見學術門

布衣至三公

荀爽字慈明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

布衣至相

岑文本或勸其營產業者文本歎曰吾漢南 一布衣徒步入

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

已重尚何殖產業耶故口不言家事

二十四考

郭子儀身任安危者四十年檢中書令考二十四富貴壽考哀

榮終始

貪進不已

錢思公惟演官兼將相階勲品皆第一恨不為宰相歎曰使我

於黃紙盡處著一箇字足矣竟不登此位蘇易簡罷叅政知鄧

州有不勝寒冷之歎移書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

而卒

欲青涼傘 見疾病門

官高愈懼 見慶賀門

既貴而儉 見儉門

貴不忘貧 並見儉約門

古今文集

古詩

讀史二首

白居易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九 德壽堂

季子憔悴時婦見不下機買臣負薪日妻亦棄如遺一朝黃金
多佩印衣錦歸去妻不敢視婦嫂強依依富貴家人重貧賤妻
子欺奈何貧富間可移恩愛志遂使中人心汲汲求富貴又令
下人力各競鉅刀利隨分歸舍來一取妻妾意

漢日大將軍少爲乞食子秦時故列侯老作鋤瓜士春華何曄
曄園中發桃李秋風忽蕭條堂上生荆棘深谷變爲岸桑田成
海水勢去未消悲時來何足喜寄言枯榮者反覆殊未已

律詩

公子行

春草綠綿綿驕驂驟暖煙微風飄樂韻半日醉花邊打鵲拋金
盞招人舉玉鞭田翁與蚕婦平地看神仙

詩話

晚景富貴

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少年嘗在於晚景若
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
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詩云多少朱門鎖空宅
主人到了不曾歸司空曙詩云黃金用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
少年讀此二詩使人悽然誠不必爲此也 若溪漁隱

評富貴詩

晏元獻公覽李慶富貴曲云軸傳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象
屏曰此乃乞兒相未嘗諳富貴者故公每言富貴不及金玉錦
繡惟說其氣象若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

落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窮人家有此景否

看人富貴

後山詩話云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山谷云不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

富貴詩

秦韜玉京人父爲左千牛軍將韜玉有詞藻有公子行云階前莎綠毬不捲銀龜噴香挽不斷亂花織錦柳燃絲粧點池臺畫屏展主人功業傳國初六親聯絡馳朝車闕雞走狗家世事抱來皆佩黃金魚却笑儒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饑面爲田令孜擢用未幾歲遂至承郎據言

善處富貴

桐江詩話云來叔迭李留後知鄆州詩乃士君子之處富貴非庸鄙有力者所可爲詩云北州能事謁家聲東士還聞政有成組甲光寒圍夜帳綵旗風暖看春耕金釵墜鬢分行立玉塵高談四座傾富貴常情誰不愛羨君瀟洒有餘清

一場春夢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園有老婦年七十謂坡云內翰昔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之爲春夢婆雜著 以下係富

貨殖傳叙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

陣却敵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賈使也其在閭巷少年
攻剽推埋却人作姦握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不避法禁
其實皆爲財用耳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攝利屣目
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醫方諸食技術之
人焦神極能爲重糶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
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
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取樵千里不取糴居之
一歲種之以穀十歲種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謂也
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是故本富爲
上未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
亦足羞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
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橫山吳氏佚老菴

呂伯恭

橫山吳君珉治別室之西偏榜以佚老休工歸役斤斧收聲輯
杖立于前聞竊語於階者曰棊隴繩畦坻粟京稼籌筭掛壁萬
貨四臻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闥行語於塗
者曰豐林邃宇樽俎靖嘉鷗鷺不驚風月相答此吾豪長者所
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於塾者曰培圃以學既楸而
勇秩壺以禮既序既飭此吾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吳君
爲予道之予曰夫三者之言如何吳君曰階得吾粕塗得吾瀉
塾得吾醇出浸遠吾名吾室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出長嶠
登輿身開心慄厭市築墉日靜耳喧君雖善自佚踰闌以往肩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十二
徐書堂校
頽腹枵者踵相接歲或不升疋瘠困憊呻吟交於大達專一室
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族黨渴勞振已責紆逋同其佚
矣於是鄉則盡橫山表裏皆吾佚老菴也其視尺掾半席廣狹
何若吳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顧重奴陷其說於壁間以
勸
古詩

詠史

左思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窓繡角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隔
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十萬爲你一朝容

京洛篇

鮑照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陰四術朱輪駟長衢朝集金張
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

寓意

白居易

赫赫京內史炎炎中書郎昨傳徵拜日恩賜頗殊常貌冠蒼水
玉紫綬黃金章佩服身未煖已聞竄遐荒親戚不得別吞聲泣
路旁賓客亦已散門前雀羅張富貴來不久倏如瓦溝霜權勢
去尤速瞥若石火光不如守貧賤庶幾可久長傳語宦遊子且
來歸故鄉

古樂府

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
樽便作邯鄲唱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
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覩者滿道旁

貧窮

微賤

羣書要語

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

捷謂狎走也

或謂之

襖裂

襖音樓衣壞貌

或謂藍縷

方言 窶貧空也

呂枕字林

儒有

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

儒行

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

檀弓

貧者不以貨財

為禮

曲禮

六極四曰貧

洪範

終窶且貧

北門

貧而無怨難

貨財粟米之於家少有者之謂貧至無者謂之窮

荀卿子 家有

長卿壁立之資腹懷翳絕纒糧之綬抱札子

室有垂磬

國語 華

露藍縷服虔注藍縷言衣敝壞其縷藍藍然也

楚世家

無立錐

之地

張良傳

攻苦食淡

叔孫通傳

貧之為病豈但交友疎棄必

有家人請讓

顏延之庭誥

闕滲隨之養乏庾釜之蓄

朝堂

夕用故無宿給

溪記

微賤吾少也賤

語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也不以其道得之弗去也

里仁

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

述而 貧

賤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滕文

有賤丈夫焉

孟子

詩

兒餒呼郎罷妻寒怨羣姑

唐詩

經年在茅屋妻子憂百結

杜

荆扉深蔓草土鏗冷踈煙

杜

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

杜

字照蕤薪垢衣生碧蘚

杜

今年貧到骨毫氣似元龍

黃 蚊虻當

家口草石是親情

玉川

我貧無一錐所向皆四壁

後山

黃獨無

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

杜

倚賴春風洗破裘一夜雪寒披

故絮



簞食瓢飲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貧非病

端木賜結駟連騎以從原憲居於蓬蒿中併日而食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

貧非憊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潔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耶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憊也衣敝履穿貧非憊也

衣若懸鶉

子夏家貧衣若懸鶉

捉衿肘見

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履而歌商頌聲滿天地出若金石莊子

緼袍不耻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不耻者其由也歟

帶索而歌

見知足門

貧賤驕人

魏文侯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子

擊不釋而去

裘敝金盡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
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躑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色黎黑歸至
家妻不下機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
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

戰國策

以席為門

見門門

甕牖繩樞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

過秦論

家徒四壁

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自著犢鼻褲

無甌石儲

楊雄家貧產不過十金無甌石之儲晏如也

土銼無煙

王褒家貧土銼經日無煙土銼瓦錫也蜀人呼釜為銼

衣食不充

郭林宗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參精廬乏食衣不蓋形而處約
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

臥牛衣中

王章為諸生學長安病無被臥牛衣中

環堵蕭然

陶潛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賣文為活

段湛家貧賣文為活後子弟多歷顯要

班史質錢

見隋書門

多乞復散

梁任昉不事生產人或譏其多乞貧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

為鬼所笑

南史劉伯寵貧窶尤甚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大笑伯寵曰貧困固有命乃為鬼所笑

食二十七種

見莊門

坐席皆穿

管子家貧常自坐一藜牀積五十年為學不倦牀當膝處皆穿

踏雪履穿

東郭先生履穿行雪中著地處皆足迹

澣衣披絮

吳隱之字叔然雖居清顯祿賜皆分親族冬月無被澣衣乃披其絮

雪中贈襦

謝眺常見江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耽學不倦眺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瓊與革充臥具而去

方冬衣葛

隋袁充少時友黨過門方冬充尚衣葛戲之曰絺今俗今淒其

以風充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數

羸餒亦甘

柳宗元與李建書貧者士之常令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

饑不飽菜

孫樵曰饑不飽菜寒無褻衣

蓬實為麪

唐盧雋曰貧者磴蓬實為麪蓄槐葉為齏

賣漿天涼

姜子才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

質屋無資

韓愈上崔虞部書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質屋賃僕之資無溫

祀糲食之約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木葉自蔽

唐朱桃椎益州人被裘帶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遺以鹿幘鹿

鞞逼署卿正委之地不肯服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自蔽

杜祁公貧

杜祁公衍杭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前有二子不孝弟其母改

適河陽錢氏公年十五六二兄皆以為其母携財利以適人就

公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之重傷腦上出血

數升僅死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

甚傭書以自資常至齊源富民桐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

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

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

補以學職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曰吾今補子以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大喜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孫秀才也東筆錄

起於微賤以下係微賤

傳說舉於版築

膠鬲舉於塩魚

伊尹耕於莘野

呂尚釣於渭濱

蕭何爲刀筆吏

灌嬰販繒

樂布窮困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爲人所掠賣爲奴於燕韓信寄食於漂母 朱買臣負薪行歌 上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豎

衛青奮於奴僕

日磾出於降虜

梁鴻賃舂

班超傭書

黃憲世貧賤父爲牛醫賣少君家貧爲人所掠賣傳十餘家

郭泰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

筲役乎

王高晝傭賃夜則燒埽

王猛鬻舂唐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爲相崇意

輕之魏黃卽其父嘗爲縣卒及卽爲君長以父故常忌不呼鈴

下伍伯而呼其姓名裴潛傳

陳晉公恕少爲縣吏俄折節讀書中進士第歷官至叅政

凌策侍郎其父曾爲鎮所由父携拜安鴻漸乞名鴻漸滑稽命
名曰教之蓋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頗銜之 王壺清話

古今文集

雜著

逐貧賦

楊雄

容齋隨筆云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
楊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
厚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
跋奚奴文擬王子淵僮約皆極文章之妙逐貧一
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纔百餘字今
人蓋有未之見者輒錄于此 又云唐宣宗有文
士王振自稱紫邏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
爲說其文意亦工

楊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
禮薄義微相與羣聚惆悵失志乎貧與語汝在六極投弃荒遐
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嗜戲土沙居非近門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久爲滯客其意若何
人皆文繡余褐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接歡
宗室之宴爲樂不繫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爲
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岩穴隱藏
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

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
 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
 崇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飭爰及季世
 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
 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穀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
 謂予無營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
 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
 子獨露居人皆休揚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自張攝齊而興
 降陛下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貳過問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
 與我游息

釋時論

晉王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於汙腴之墟有冰氏子者出自汜寒之
 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
 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
 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為其然者也丈人曰融融者
 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
 已方今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
 為蚩獰至乃空囂者以泓噲為稚量瓌慧者以淺刺為鎗鎗拉
 答者有沉重之譽嗛悶者得清勦之聲嗆啞怯畏於謙讓聞茸
 勇敢於饕錚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眼闊螢
 而遠視鼻齾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高會曲宴惟言遷

除消息官無小大問是誰力冰子釋然乃悟曰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如敬承明誨服我初素

庭誥

顏延年

富則盛貧則病甚矣貧之爲病也不惟形色麤厲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潔深識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昔有琴歌於編蓬之中用此道也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糧牛繫軛下引帆上櫓三楫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途躬具舡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

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携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張風與雷爭光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耳聞聲音若嘯若啼若

久乃不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燥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凌太學四年朝蓋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反終未始皆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同於子也我思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旣

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儔朋非
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揆手覆羹轉
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
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曰學窮
傲數與名摘扶杳微高挹群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
一能怪怪竒竒不可時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
面醜心研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
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饑我寒我興訛
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
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
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今去小黠大癡人生
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垂
於時乃與天通携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
知子誰過于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子不信請質詩書主人
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禰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與賈生書

孫樵

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
溪碣窮陳拾遺以感興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王川子以月
蝕詩窮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恠而問之曰固知其爲錢但恠
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九
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
中見粟也耶志林

顏燭巧於居貧

顏燭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燭辭去曰
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
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燭願得歸晚食以當肉
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
有如魯連顏燭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
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
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
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
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古詩

詠貧士

陶潛

榮叟老帶索欣然不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歛袂不掩
肘藜羹乏恒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詠史

左思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
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
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述邇由來自古昔何世
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去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二十九
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
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蘇秦北游說李斯西上書模糊
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栖一枝豈
爲達士模

效陶體

白居易

南巷有貴人高蓋駟馬車我問何所苦四十垂白鬚荅云君不
知位重多憂虞比里有寒士甕牖繩爲樞出扶桑梨杖入卧蝸
牛廬散賤無憂患心安體亦舒東鄰有富翁藏貨徧五都東京
收粟帛西市鬻金珠朝營暮計笑晝夜不安居西舍有貧者匹
婦配匹夫布裙行借春短褐坐傭書以此求口食一飽欣有餘
貴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

觀萬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何如遲疑未知問且以瀟
爲娛

贈別崔純亮

孟郊

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碍誰謂天地寬有碍非遊
方長安大道傍小人智慮險平地本太行鏡破不改光蘭死不
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與我懷離別俱迴遑譬如
浸槩泉流苦日已長忍泣目易襄忍憂形易傷項籍豈不壯賈
生豈不良當其失意時涕泗各滿裳古人勸加飧此飧難自強
一飧九祝噎一嗟十斷腸况是兒女怨怨氣凌彼蒼彼蒼若有
知白日下青霜今朝始驚呼白日空茫茫

蘇子由云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云食

葬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碍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容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亦以卒窮至死

漁隱

顧徒貧樂齋二首

黃魯直

衡門低首過環堵容膝坐四傍無給侍百納自纏裹論事直如發觀書曲肱卧饑來或乞食有道無不可
小山作朋友義重子輿桑香草當姬妾不須珠翠粧烏鳥窺凍硯星月入幽房兒報無炊米浩歌繞屋梁

同谷歌末章

杜甫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十年饑走荒山道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哥今肖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遠

朱文公跋云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至其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

詩話

隨僧飯

羅史君向廬州人不事產業以至困窮常投福泉寺隨僧飯而力學未嘗廢二十年間持節歸鄉里及境至僧房中書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從論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圍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遙認隼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唯有泉聲憶素機

監戒錄

飯後鐘 見佛寺門

爲貧宰相

夏文莊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優待穎公有疾
意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病非所
憂穎公曰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一等人中貧爾故穎公作退
老詩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青箱雜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禍福 樂禍 嫁禍

羣書要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係 入道福善禍

淫湯誥 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報之以禍家語 君子禍

至不懼福至不喜家語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孟子 禍兮福之

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老子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襄十

二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成十 世有無望之禍又

有無望之禍春申君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枚乘傳福不

禍溢于世班固戲霆震乎市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嘗擇

善劉禹錫天論禍是自求禍也孟子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

常禍傷於寵也王符論網羅未改縱羽翮而何施柳文夫獸深

居而簡出鳥俛而喙仰而四顧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

韓文福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禮記九五福一曰壽二曰

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洪範自求多福大明降

福穰穰降福簡簡執競福祿如茨瞻落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

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晉語中外提福相如傳休

嘉殫隱西漢禮樂志邵盛意 因才取禍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

於巖穴靜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者其皮為之災也莊

子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莊子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子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燦淮南子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

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金樓子蒼鷹鷲而受

鸚鵡慧而入籠張華賦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文粹勇

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淮陰傳凡物之生不願為材

犧尊青黃乃木之災韓文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研於人

皆物之病也坡文因言取禍惟口起羞書禦人以口給屢憎於

人語多言多敗口是禍之門也家語傷人之言深於矛戟荀子

言輕則招憂楊子口語致罪漢書

詩句吾生如寄耳何者為禍福坡陷身泥溝間誰復稟旨揮韓

失身陷危機坡世路迫窄多奔機坡勸君休嗟恨未必不為福

杜因才取禍直木忌先伐芬蘭哀自焚杜龜以靈故焦雉以文

故翳山谷

古今事實

始凶終吉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年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列子

困乃為福

勾踐之困於會稽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史越世家

失馬得馬

北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臂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破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淮南子

福過災生

庾亮曰小人祿薄福過災生

包藏禍心以下係禍

趙孟曰楚使子圉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

包藏禍心以圖之

腐鼠致禍 見鳶門

怨府禍梯

史記趙武靈王時公子章欲作亂季父謂相國肥義曰子胡不稱疾傳政毋為怨府毋為禍梯

不禮致禍

晉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激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以此憾之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帝既昭酷會遂害之

貧賤遭亂

裴寂謂劉文靜曰貧賤如此復逢離亂 隋紀

以勇死以智困 以下係囚才致禍

子路以勇死 荅弘以智困 淮南子 晁錯以智死 桓譚傳

以俊死以辯亡

鄧舒以俊死 鄧析以辯亡 唐元載傳

料事見忌

楊修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此通之既而果然操恠其速廉之知狀忌修後因事殺之

直言被害 以下係因言致禍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晉三郤害伯宗成十五

救罪遭刑

李陵降匈奴上問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上以遷誣罔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言致禍

張敞掾絮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收繫獄死

誹謗遭誅

孔融以對孫權使有誹謗之言坐棄市東漢

驕慢被殺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異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醉語欲殺

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鈎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歸咎二臣

以下係嫁禍

季氏將代顓臾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距心辭責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為也

公孫丑下

無功嫁禍

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
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

通鑑

借以報仇

楚殺伍奢其子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
反其讎不可從也

左昭二十

嫁禍於人

秦王年少太后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膠

趙高

毒於

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陰謂太后曰詐腐則得

給事宮中后陰賜主厨者詐論之遂侍太后私通

呂不韋傳

嫁禍於趙

趙豹曰韓氏所以不入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

趙世家

推惡利己

七國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已居守

漢景紀

樂禍

以下係樂禍

王子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曰王子頽歌舞不倦樂禍也

左莊二十

幸災

秦王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背施無

災民所棄也

左僖十四

樂人之禍

王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捉殺之宏遂命詒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

後漢王允傳

乘人之弊

周伯仁好乘人之弊

古今文集

雜著

雜說

陸龜蒙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曰棄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亦命之曰棄邵棄爲稷官悉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同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道何如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也如此無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出規

元結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饑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有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歿得金玉者皆孥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大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立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

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謹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猶極忠言
與氣偕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顯顯之機如
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禍之方
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唐中宗贊

歐陽永叔

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
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
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

古詩

顏跖

歐陽永叔

顏回飲瓢水陋巷卧曲肱盜跖厭人肝九州恣橫行回仁而短
命跖壽歟免其愚夫仰天呼禍福豈足憑跖身一腐鼠歟朽化
無形萬世尚遭戮筆誅甚刀刑思其生得所豹犬飽臭腥顏子
聖人徒生知自誠明惟其生之樂豈減跖所榮歟也至今在光
輝如日星譬如埋金玉不耗精與英生死得失間較量難重輕
善惡理如此毋尤天不平

避禍

防患 思患

羣書要語括囊無咎

坤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孟

全身遠害

君

子陽陽

天下學士逃難解散

書序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

文十七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楊子

雲中白鶴非鴉鷄之網所能羅矣

魏邴原傳

詩句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歐黃雀死彈丸厥罪在塚粟裴
翠不近人何為亦窮辱臨川

古今事實

隱語逃難

楚子伐蕭王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蕭大夫與司馬

亦言呼申叔展皆楚大夫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麴窮乎

曰無二物所以禦濕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河魚腹疾柰何叔

言無禦濕曰目於眚鳥丸切井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

又教結茅以表井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

見幾先去

范蠡與勾踐既滅吳為書辭王乘舟浮海自齊遺大夫種書曰

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

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

鼓笏乞食

伍子胥載橐而出昭闔夜行晝伏至于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

蒲伏稽首肉袒鼓笏乞食於吳市范睢傳

布匿廣柳

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

於匿濮陽周氏廼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喪車也

醴酒不設

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亡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羸而避寇

漢陳平自楚間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解衣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

融藏張儉

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爲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于褒不遇時融年六十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也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世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不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毋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後竟坐褒焉

避難複壁

後漢趙岐字邠卿爲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康衡兄琦爲虎牙都尉郡人以進不由德輕侮之岐又數爲貶議琦後爲京兆尹果盡殺岐家屬岐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察岐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於複壁中數年作厄屯歌三十三章諸康旣滅囚赦乃免

教家人走

後漢任文公曉天官風星秘要為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
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
日數十倒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
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

詐死避禍

杜根和熹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大
后大怒収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
載出城外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逃竄及鄧氏誅根方歸徵
拜侍御史

畏劉輿臆

范陽王虓鎮鄴以劉輿為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
曰輿猶臆也近則汚人劉琨傳

散黨避禍

范滂以鈞黨坐繫獄後事釋南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
同囚鄉人殷陶黃穆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謂陶曰今子相隨
是重吾禍也遂遣還鄉里本傳

稱佳避禍

司馬徽字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其高下每輒言
佳其婦諫之曰人質疑問君一皆言佳豈咨君之意乎徽曰如
君言亦復佳世說

詐醉免禍

晉王允之字景猷摠角從伯敦謂無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王敦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目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為廷尉允之還都定省以敦鳳謀議曰舒與王導俱啟明帝

思歸免禍

晉張翰字季鷹吳人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會稽賀循入洛經吳閭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宮便同載去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予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時一盃酒人貴其曠率

娶宦官女

見婚姻門

吊宦官喪

見吊喪門

野服免禍

裴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不復有經濟意乃治弟東都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本傳

闔戶避謗

陸贄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

本傳

買田自污

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抵案慟哭久之
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久之乃丁晉公逐萊公也垂崖知
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便坐與之博袖間出私骰子勝其一
坐乃買田宅為歸計以自污晉公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
為之賢者不為也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

防患不早

以下係防患

莊辛謂楚襄王曰見兔而顧犬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

戰國策

危言自恐

漢息夫躬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者恐不知略云玄靈決鬱將
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矰若浮焱動則機今叢棘棧棧曷
可棲兮發忠忘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容得往兮涕泣流兮汎
瀾心拘結兮傷肝仰天光兮自列昭上帝兮我察秋風為我陰
行雲為我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檻其頃遊曠迥兮反
亡期雄失據兮世我思後數年誅如其言

人為之危

唐嚴武為劍南節度頗放肆章彝為判官因小忿殺之房瑄故
相又嘗薦武後為廵內刺史武倨慢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
甫數矣李白蜀道難為房與杜危之也

出入防患

李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墻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伏兵弭變

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興駕幸澶淵密詔盡付西鄙得便宜從事會邦人大讎有告禁卒欲倚讎為亂者密使麾兵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讎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堦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勦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歸田錄

無忘檻車

以下係思患

管仲將兵遮莒道射威公中鈎後魯桓楛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為相謂威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忘檻車

不忘巾車

馮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羹亭豆粥滲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忘巾車之恩○光武獲異於巾車故云巾車鄉名也

無忘創業

唐莊宗患官中暑濕不可居遣宮苑使王允平營樓郭崇韜曰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臺

雜著

諷詐

王藹文梓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須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端人之災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醜人之所耻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醜誠可耻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醜為藏身之藪禮法忠直也也狂瞽荒醜詐也之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律詩

贈李鐔鐔自維揚避亂東入中山 杜荀鶴

君行君文天合知見君如此我作悲祗殘三日兵戈後纔到孤村雨雪時着卧衣裳難辨洗旋求糧食莫供炊地爐不暖柴枝濕猶把蒙求授小兒

雜著 以下係防患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害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馮范文為患厲之否回舉國遭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瘡敵存禍滅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

懲病克壽矜莊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鹿門隱書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
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
善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作春秋紀災異近乎恠言虎賁之勇
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
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折恠
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
凶以召災極暴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鈎伸鐵撫梁易柱
手格熊羆走及虎兇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有力而靈物貪
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愛拔距而過賢者

寒泥竊寶十頑通毋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蛇
豕民爲邦域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
啟乘龍周穆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
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
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
易容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恠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恠
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
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
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

淳化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容得彭祖觀井圖以爲貺

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歛躬踣蹻而迎視兢兢然若將隊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是檢身遠害之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予實好古者歷考其跡於傳記雖曼而難信且夫子云竊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于座右曰至哉古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水朽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之鴻休求攬存而懼亡係於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在醜無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予守切比老彭式介眉壽

保身說

司馬君實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減否人物激濁揚清獠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土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

律詩

仁者難逢

邵堯夫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切勿恃何妨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厚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為傷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

解紛

羣書要語解其紛老子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可也孟子

詩句酒酣舞長劍倉卒解漢紛太白多言雖數窮微中或排難

坡不忍其危韓

古今事實

解駮贖罪

越石父賢在縲紲間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駮贖之入為上客

解紛無所取

魯仲連游趙聞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因平原君說趙王欲令

趙尊秦為帝仲連見新垣衍言秦稱帝之害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不受平原乃置酒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以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解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

為鄰解紛

蒯通曰里婦亡肉始以為盜而逐之婦所善里母曰我今令而家返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

以言免刑

韓信坐法當斬信乃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何為斬壯士

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於上以為治粟都尉

以貌免刑

張蒼坐法當斬解衣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恠其美士乃言沛公救勿斬後以為代相遷為計相全上

撫箏解紛

謝安為王國寶所讒孝武召桓伊飲讌安侍坐伊撫箏而歌歌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安淚下霑衿乃越席而就之持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同上

執法解怒

權善才范懷義悞斫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至死曰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盃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舞雩臣不敢奉詔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

請察謗毀

議者言韓滉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滉之力也滉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無他上令滉歸覲

百口保之

杜兼誣奏李藩於張建封之薨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使
 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因引藩出詔示藩藩神色不
 變曰此真報也佑曰君謹勿出口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
 召藩詣長安望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即日授祕書郎
 通鑑

除官解怨

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
 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杜悰嘗詣宗閔
 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
 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嫌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
 有問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德

裕驚喜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

唐文宗

雜著

上疏為四賢辨謗

歐陽永叔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是 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
 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
 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切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
 不遠欲廣害善良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
 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
 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
 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

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圓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直得漢文所謂恕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陛下開天章閣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條其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有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陛下聖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一
德壽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施恩

報恩

羣書要語曲禮積而能散曲禮分散者人之施也儒行分人以財謂

之惠勝上愛施者仁之端史記樂分施而耻積藏荀大略報恩

無德不報抑詩情為恩使命緣義輕朱暉傳施報其次務施報

禮尚往來曲禮報者倦矣施者未厭信二十四出乎爾者反乎

爾者也孟子惡聲至必反之同上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

喜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一

常敬之同上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耘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莊子

詩句意重泰山輕李白傾家共人費劉長卿不辭毛粟施行自

丘山積坡仰荷天地德坡**報恩**恨為隋侯珠以訓荆文璧選廬

子諒定是酬恩日今朝覺命輕王種人情貴往還不報生禍根

坡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美人贈我金錯刀何

以報之英瓊瑤 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並張平子四愁

古今事實

焚券市恩

馮驩貧乏為孟嘗君客為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吾家寡村者市之驢至薛諸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皆稱萬歲

問何市而返驢曰奉君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盈集惟

欠義耳臣召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為之喜

散財與貧

范蠡之陶為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散與貧疏兄弟

散金宗族

貧而好施

原結身衣服車馬纜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務起人之急

租俸分給

梁商常曰多藏厚已為子孫累每租奉則及兩宮賞賜便置中

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餒者輒令蒼

頭以牛車致米鹽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其姓名漢記

與米一困 見米門

家温濟饑

張儉資計差温初百姓饑荒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

殖財能施

後漢馬援扶風茂陵人轉游隴漢間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貨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敢盡以盼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乞人填門

後漢尚書令符稚為人樂施乞人填門嘗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貧耳忽一日不施則意不泰

臨終焚券

樊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赦竟不受 晉陽秋

投瓜報瓊 以下係報恩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求以為好也

死而結草

晉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篤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

曰疾病則亂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
命予是以報左宣十五

餓人報德

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
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去家近請
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既而與為公介
申士也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
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宣二

盜馬報恩

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二百餘人吏欲法之
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
酒而赦之後秦擊晉三百人求從公為晉軍所圍皆推鋒爭死
遂脫繆公反生得晉惠公史記

退舍以報

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僖二十六

蛇珠雀環

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治之後蛇啣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
光明如月之照一名隋侯珠搜神記後漢楊寶九
歲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搏墜地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
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
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數矣記齊諧

羊羨報德

中山君饗都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羨不徧子期怒而走於是
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爲
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舖臣父且死曰中山有急
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盃羊羨亡國以
一壺飡得二人

戰國策

絕纓報德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絕其冠
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絕其纓取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
已飲不絕纓者不惟羣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
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首雉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
者也王慙忍不暴而誅常原肝腦塗地頸血湔敵久矣遂平晉

報復有恩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悉召見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解劍報德

楚欲殺伍胥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撐
舡知伍胥意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千金以予
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每
食必祝之曰祝江上丈人

以國士報

豫讓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以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以
國士報之

戰國策

一飯必報

范睢一飯之德必償 本傳

徧報有德

蘇秦之燕貨百金為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一人尤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亡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回望子深是以後子

五錢有報

漢蕭何為沛主吏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即帝位何為丞相封鄼侯食邑八千戶乃益封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

錢一也

報漂毋恩

韓信從下鄉南留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炊薦食信往不為具食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毋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毋毋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毋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已少年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本傳

盜妾報恩

爰盎為吳相時有從吏嘗盜爰盎侍見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

人有告從吏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益驅自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吏及爰益使吳見守從吏適為校司馬中夜引益起曰君可以去矣吳主期旦日斬君益謝而去

魚報雙珠

漢武帝遊昆明池見大魚啣鈎取而放之間三日帝復遊池濱得明月珠一雙帝曰豈魚之報乎 三秦記

受恩報子

陶侃傳初范逵過侃逵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珧為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殮咸報

執爰報恩 見飲酒門

古今文集

古詩

結襪子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鈔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感恩 負恩

羣書要語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溫委 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襄七

所謂生死而骨肉也 襄十二 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 莊子 淡

肌膚而藏骨髓 前禮樂志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任彥仲 彈文肝

腦塗地不足塞責 陳子昂 興哀於無用之地施德於不報之所

柳文

身侔蟬翼何以受恩死輕鴻毛固得其所

出類要

負恩未

乾薦稱之墨已弯射羿之弓

歐集

詩句

寸心銘佩宇

杜

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

臨川

負恩咫尺

炎涼變四時出君焦灼君詎知

韋應物

古今事實

背之不祥

武涉說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卽中言不聽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背之不祥

造門謝恩

何武每奏事京師戴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彎射羿弓

以下係背恩

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惟羿爲愈已於是殺羿

閉糴負恩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

左傳十五

負漢大恩

王莽使安陽舜見太后后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

通鑑漢明紀

古今文集

雜著

論人臣盡私恩則盡公義

秦少游

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爲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可深咎也愚切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負友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爲丁原主簿爲董卓而殺原又爲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乎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卓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爲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系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無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爲德裕惡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皆知其冤矣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爲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議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

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柰何無故而廢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無罪也

詩話

追感舊恩

馮京當世少嘗薄遊為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閔中王方帥渭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事積薪深愧近來恩

報讐言快讐

羣書要語父母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禮記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廷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何曰不為魁夫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禮記調人堂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仇避諸海外兄弟之讐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仇不同國君讐視兄弟交友之讐視從父兄弟也官

雪耻訓百王除兇報千古唐太宗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

讐杜朝思除國讐暮思除國讐孟

復九世讐

齊襄公享平周紀侯僭之襄公將復讐于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雖百代可也

吞炭報讐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豫讓襄子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蓋滅之子不為報仇反臣於智伯今何報讐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臣固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仇之意雖死不恨
今子大義之持衣與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可以下報智伯遂以劍自殺

報東門役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衛圍其東門○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隱五

不忘父讐

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三年乃報越定十四

嘗膽報仇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臥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史
記越王念欲復怨夏則握火寒則抱冰吳越春秋卧薪嘗膽以

雪夫椒之耻 坡文

鞭尸報讐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殺奢及其子伍尚次子伍員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至郢楚昭王出奔子胥 即伍員也 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固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繆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

報刑足仇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二足涓為魏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韜車中坐為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險門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弓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報亡壁讐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執張儀答掠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壁君答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若城

為韓報仇

張良其先韓人秦滅韓良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至博浪沙中與客狙擊秦皇

誤中副車秦皇怒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殺子玉而喜 以下係快化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

殺子玉 得臣也 公喜而後可知也 宣十二

被誅人喜

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讐耳

火炷燃臍

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吏為火炷置卓臍中燃之光明達曙

如是積日 漢獻紀

人啖其肉

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俊臣仇家爭啖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踏成泥土民皆相賀于路曰今夕眠者始貼席矣 唐武紀

罷官相賀

吐突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下上罷承瓘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以襪塞口 見襪門

貶官人賀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唐穆紀

古今文集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七

德壽堂

雜著

復讐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仇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信史不可勝數求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仇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

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仇也此百姓之相仇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不受誅與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仇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其事由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

之則經無失其旨矣

戊午讜議序

朱元晦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如之也以爲不如是則以無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曰復仇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

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爲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日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請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

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徂于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仇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游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仇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仇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

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廩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

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復能斬伐鎖鑠使之無也柰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隳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今南北再離中外無事迂愚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仇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嘆因讀魏元履所以叙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槩梗如此以發明元履也爲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取與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之所敢望也

論豫讓真義士

見豪俠門

胡明仲

別集卷之三十一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之三十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事部

報怨

不修舊怨

不忘舊怨

羣書要語

以怨報怨則良有所懲

表記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

日何以報德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憲問

報怨過直

西漢地理志直當也

詩句

希怨猶逢怒多容竟忤強

柳

怨句寫餘恨

坡

德怨聊相贖

古今事實

范睢報賈

魏相魏齊答擊范睢睢佯死即卷以箚置廁中范睢得出遂相
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睢死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
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
之而驚之曰范叔固無恙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哀之留與坐
飲食乃取其一綈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睢曰主人翁願為君
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
相為須賈持門下待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
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
罪范睢曰汝罪有三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
故釋公入言之昭王罷歸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
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會
之又曰范睢眦睢之怨必報本傳

封羨頡

漢高祖怨丘嫂之轅峯封其子為羨頡侯楚元王傳

假公報私

晁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袁盎受吳王財物言吳楚不反抵罪
及吳楚果反錯欲治盎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
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
吳楚三國復其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召錯斬東
市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

事文類聚別集 卷之三十二 二 德壽堂
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
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
何武帝召廣為右北平郡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
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勝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
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以臨右北平
盛使

富貴快意

欒布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
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常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與諸君絕

元朔中徐偃言齊王有淫泆之行上拜偃為齊相至齊徧召昆
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
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我
之門乃使人告王與姊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
主令自殺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
葬焉上聞以車為長者 本傳

馬援報隗

馬援上書曰失車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而
不能為人患臣所耻也願詣行在所陳滅隗囂計

外寬內忌

晉何曾位太宰性華侈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以銅鈎韞紉車
瑩牛蹄角受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

遂應辟魯因小事加享杖罰外寬內忌如此

言輕召怨

許攸恃功驕慢嘗於衆坐呼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得冀
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漢獻紀周顛曰今

年殺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王導甚銜之顛為王敦所害本傳

孫秀報怨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
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
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岳父文德為琅琊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踉蹌不以人遇之
後收石崇及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
亦復爾眼潘曰可謂白首同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

同所歸乃成其識世說

發摘郡事

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
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吊連日不果後詣
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構後藍田
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叅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
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使從事數其在郡
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絕

報富吏

蔡沈瑀為餘姚令始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怒悉令着芒
屨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捶瑀微時嘗至餘姚鬻尾

器為富吏所辱故報之

不平宿憾

張延賞與李晟有夙憾及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為子求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之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内含怒今未許婚釁未忘也

本傳

含怒欲殺

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衛之一日欲殺甫集吏於門武將出劔鈞于簾上左右白其母救得止

本傳

合謀報怨

楊炎子吏部侍郎劉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逮坐貶及炎執政街宿怒將為載執仇遂罷晏貶忠州刺史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葱卒壇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為冤

多修舊怨

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唐憲紀通鑑薛逢與劉瑒相善瑒詞藝不逮逢每侮之後瑒作相逢為郎官有薦薛逢知制誥者瑒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出逢為巴州刺史

又見同年門

小怨必報

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恩怨無不報者

唐文宗紀

恩怨皆報

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奉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箱中有黃誥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開懷曰朱炳秀才安乎頃最相愛爲吾召來一如魚禮他日又曰羌岵秀才何在最相鄙薄君子不念舊惡爲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岵至忍有吏數人執岵云羌岵謀反罪當處斬岵大叫曰韓魚召我來受害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岵來曰相公生殺在已岵昔日同場屋閑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公曰吾爲子飯僧誦佛書可乎岵曰得君之命而已公不久果死

青瑣

見幾避怨

竇儀開寶中爲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爲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直亮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旣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出鎮河陽普之罷其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因史報怨

富鄭公與韓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富公守某州魯直爲尉久不之任在路遷延富有所聞大怒及到遂不與交代後幕幹勸之方肯及魯直在史館修韓魏公傳使人問富魯直

韓喪否知其不魯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造成案底後人雖修去
喪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魯直也可謂平但魏公年年却使人
去鄭公家上壽恁地便是富不如韓較寬 朱子語錄

不念舊惡 以下係不報舊怨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布

廉藺交驩 見同列和門

竊灌楚瓜 見瓜門

不報獄吏

漢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
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漢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
中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

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寇賈交驩 見同列和門

不恤私怨

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
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
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與時
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謫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嘗欲斬公者
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辯恭公時世固不
以為過至清獻之言聞者尤歎服云 石林燕語

不念前辱

孫文懿公眉州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

李昭言戲之云似君人物來試京師有幾文懿以弟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得束修之物持歸爲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川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聞見錄

不怨臺劾

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唐介叅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文潞公謂曰仁宗朝先叅政爲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罷相判潭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某言起叅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爲深聞見錄

不忘舊怨

以下不忘舊怨

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云雖無性命憂且復忍斯須後九日獨不預府宴登真興寺閣詩云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又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爲中元節不過府廳罰銀八斤亦公弼按也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弼必塗墨改定數徃反至爲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則漢武帝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

荆棘丘墟壠畝矣而况於此臺歟夫臺不足恃於久長而况於
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
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其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
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
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 詩話

恨不見知 見不見知門

古今文集

雜著

作詩快怨

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為相時也禹
錫為靖其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

然朱語錄

陰報

善報 惡報 冥數

羣書要語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易辭 一年種之以
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史記

詩句側聽飛中使重榮萃德門 杜 從公樂萬壽餘慶及兒孫 韓

古今事實

斷蛇獲報 見蛇門

活千人必封

前漢王翁孺傳活千人其子孫必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
興乎

于公高門

于定國父子公為縣獄吏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間門壞父老方
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
德未曾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

其後必興

鄧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陰德獨知

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仁心所感羣犬生子交共
相乳或謂士謙子多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
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還寶帶護報

日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
一婦人以新紫帕封在闌中女奴力勸置于門闌車馬駢集婦
人女奴相失怕在闌旁公為守衛至日晏其主竟不至忽婦人
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寶帶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
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才近有
陰德來年及第位極人臣 芝田錄

還玉帶獲報 見相門

義漿獲報 見王門

啣珠報德 見雀門

其後必昌

鄭屯河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嘗鏹鉅萬城中居

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問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
爲之屋亦爲繕治又隆冬苦寒蠲舍繕盈月屯田君晚得一子
即侍郎公紆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郎有五子長曰彌中登
第至朝奉大夫次即侍讀公毅夫皇祐五年魁天下士三子與
孫皆任以官不繇選調世祿不絕陰施之報蓋不誣矣塵史

殺降無後

以下係惡報

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日殺之
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以不得
侯也本傳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

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爲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殺霸
陵尉不亦甚哉廣自抵陰謹豈正不侯而已耶至陵身臣

虜庭而李氏夷滅其報豈不顯哉塵史

客舍之報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
亡至闕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
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夫爲法之敝一至此哉

僦屋之報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以爲強奪民
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
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
報如此

當食萬羊

見羊門以下係冥數

預知死日 見死門垂岸遺象注

預知科名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應舉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筆談

預知大魁

柳道者泉州人遇異僧授以要旨能預言未兆或戲之曰今歲狀元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非綠復問曰亦知其名字乃舉衣裾以示人後數日捷音至乃黃裳也 遜齋閑覽

朱衣點頭 見校文門

出門應識

鄉人危叙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逢泥濘老嫗指示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看榜寂末有名是歲果及第 青箱雜記

洛陽牡丹 見牡丹門

成壞前定

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壞其竹牀孝先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書云此床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壞有故子何償焉 括異志

古今文集

雜著

陰德論

李德裕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
吾多陰禍也至魯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
然矣而丙丞相纔及子顯黜爲閔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二十
二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
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負獻公程
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
史皇孫微君臣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魯孫仁心惻隱置於
間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又有漢霍
光決定大策旣而顯徵卿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所
未有夏侯勝以爲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賢
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馬在傳爵邑而已哉張
杜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
以然也

三槐堂銘

蘇子瞻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
二者將安取中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
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
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
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
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
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
人厚施而不食其報

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

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其子魏國文王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萬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器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

魏公之業

與槐俱萌

封植之勤

必世乃成

既相真宗

四方砥平

歸視其家

槐陰滿庭

吾儕小人

朝不及夕

相時射利

皇卹厥德

庶幾僥倖

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

其何能國

三城之東

晉公所廬

鬱鬱三槐

惟德之符

嗚呼休哉

張佛子傳

王拱辰

予少之時聞都下有張佛子者惜其未之見也又慮好事者之偏辭也逮予之耿御史得門下給事張亨者始未之奇明年於

直舍廼聞其徒相與語始知亨乃張佛子之子予因詰其詳於
亨亨遂書其本末聞而驚且歎曰是其後必昌乎輒以亨之言
紀其實以垂鑒將來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生
三歲而父母俱亡亦無伯仲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因襲
姓趙氏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鄰有郭榮者世爲右軍巡院吏趙
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之闕實祥符三年也慶
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應囚具必親沐至暑月尤數每
戒其徒曰人之麗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恤
則罪者何所赴愬即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常爲其徒侮之
曰若區區爲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着法華經每有
重囚就戮則爲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私釋之

收其去乃祝之曰若無辜我願以身贖

也坐罪後遇恩赦旋

亦自免其囚獄有訛鞠者慶以誠疏

條令美言以喻之故

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居

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

祐五年京師疫袁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向未殮也忽然而坐
不語衆觀以爲更生踰時遍體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
行一所穢汚所聚不覺身之在其間乃啟念欲得一清涼處忽
見一白衣端嚴修長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爲而來急去急
去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尚未有嗣胡爲來此言
未終白衣人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出穢汚遂乃復甦袁氏自
念常事白衣觀音精虔必有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
趙佛子廼獲陰報也其後族人因告慶曰爾本張姓也乃述其

始末因歸其姓張馬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病而卒袁氏更生之
明年生子乃亨亨生三日有一道士者丐於慶之門慶因延入
不復詢其誰何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
乎慶曰今四十九歲止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乎
陰功未易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爾
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乃去
慶止生是男既長記名於門下後省予以亨乃得其實於是知
慶之後必大皇祐六年以宣徽出守太原因用門下給使恩例
乃以亨之年勞丐諸朝廷補授亨以三班借職今亨乃生六子
戒之曰當今讀書無怠乃誠旋顧爾考之餘汗當有所授矣至
和元年六月太原王拱辰撰

書張佛子傳後

虞策

元初末年予罷給事中蒙恩除龍圖閣待制出守青社有張洪
者因余校閱後圃出宣徽所撰佛子文予因詰洪曰張佛子非
爾族乎洪曰乃祖父也曰爾考非亨乎洪曰然元祐二年以左
藏庫副使終於家所謂六子者爾預之乎曰洪其長也又詰其
季曰鐔曰鑄曰鐸三弟也於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曰鎬曰銳
並預薦開封然後信宣徽王公爲知人崇寧元年予自高陽詣
闕明年試戶部侍郎辟洪爲檢討文字官是歲洪之子公裕公
庠亦同登於霍端友榜京師士大夫無不相傳爲盛事信乎天
之祐善人也如影響之速今洪又出宣徽所撰文求予爲後傳
因勉從其善應之實以成前事之美云張佛子今贈左司禦率

府師袁氏贈原德太君乃亨之贈也崇寧二年錢塘虞策書

論商鞅客舍之報

以干係惡報

少穎

孟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已然亦未有如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令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嗚呼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困秦民卒以自困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邛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奔亡魏魏人以襲公子邛之故扼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即是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論三世為將

胡明仲

或謂李陵乃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旄仗鉞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歟

論張湯宜無後

胡明仲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為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為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百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報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

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無餘類也小遼緩不應則
拍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偏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
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
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
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歟何也天
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
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祚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
而去就之也 管見

柳勝傳

柳勝字平之郊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姓
鳩毒而鼠貪苟可攫財雖親族比鄰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

素產書籍流布天下無問宦族儒家皆畜書板以資生理鄉有
兩市相距僅一舍隔往來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
約非納錢于眾不許輒以傭售此乃小民欲擅衣食之源其習
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市可為龍斷以罔其利不憚身為市阻
穰取鬻書之權一聽於已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彼市
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
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其官殷述慶字去貧瑞芝鄉鄉雲里人也
貪酷之聲素著刻剝鄉隣正與勝等始至交篆勝往謁之一見
首告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為表裏勝挾私
以行科罰述慶假公以施敲朴鄉人嚴憚而心不以為便仍以
書籍越境售之勝乃嗾鄉之 巡邏搜捕如犯私齮遭罰者

不知其幾備工則各使納價。而不理私約以此得鏹甚豐。每遇休澣勝與述慶設燕對飲紐計所得鴻溝以分雖書板之家惡其貧鄙不欲與競而諸傭工不堪其害怨讟之聲籍籍于道於是群聚焚香而訴于廟之神通晝夜禮阿育王塔以詛以呪者餘二百人未半載勝果以暴死死之日七竅流血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殂會無與主喪者吏遣人馳計報其家比其反則尸出戶臭溢街巷過者掩鼻於時衆傭工相與鼓樂歌舞于市以幸二貪之死雖古之燃臍襪口有不足以喻其快也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宿僕大皆復甦僕良久蹶然起坐徧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登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握紅袍廟坐殿上吏卒傳呼甚嚴堦下有數夜叉鬼押二罪人至皆囚首械繫每囚各有惡蛇六纏繞其身而嚙之髣髴能認其一乃吾主人翁其一即征官也吾見之不覺戰懼須臾引問二囚皆若隱諱不實者後令綳榜捶撻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勅左右取呪詛者書示二囚又取帖子一沓則是記吾爲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常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爲証二囚乃伏辯殿上若有呼者云柳勝殿述慶再押入地獄不以赦原永不在輪迴之數恍惚間夜叉鬼推吾及犬皆墮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乃在卧榻上而黑犬亦鳴嗚然若有所語者是後書市復通融貿易如舊而傭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壽樟先生贊曰台子讀書至一快口詛呪特以爲然詈之辭

讀春秋至會甲之...以為...之信耳殆至叔末凡有寃不
能自伸者則質諸神而呪詛焉凶禍之報其應如響吁亦異矣
余昔以貧故嘗效穆伯長所為亦為鄉貧脅取錢一萬二千余
素懦既性不喜訟且不暇呪詛又不能效昔人之報怨今觀柳
勝之事適與余相類意者包藏禍心害人利己其必有冥報乎
世之居鄉而不能如周處之去害居官而不能如吳隱之之酌
泉敢於嗜利無耻者其亦知所驚哉

冥數有報論

係冥數

李德裕

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
之教修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冥數
晉衛卜叶於沙丘為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寢朝歌未

滅而周流升烏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共而符
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
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
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于兵革可也死于女
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時來盜有
名噐者謂禍福出於胸懷榮枯生于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
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
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
方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其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諸余
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寃不以為恨也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

河上公

世者

記此明

濟山

曰君明年富

有人曰左右

第...之取伊

少子

日...變色

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王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素續緒不入禁苑及戶丞御史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引鄴郡道士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叶不差歲月自憲闡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銜冤歿世者多矣冥報

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爲茫昧余嘗語之
人上哲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麼了空喻
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
耳悍強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
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
然則無能爲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存不生不滅自
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爲厲真報之事
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